

中国 西部垦区纪行

吴映堂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267
333

中

中国西部垦区纪行

吴映堂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部垦区纪行

吴映堂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5印张 2插页 12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8—01065—5 / G · 131 定价：2.20元

目 录

序.....	(1)
--------	-----

准噶尔行踪

石河子新城.....	(9)
------------	-----

北湖风光.....	(25)
-----------	------

花园农场见闻.....	(30)
-------------	------

紫泥泉，军垦细毛羊的故乡	(38)
-----------------------	------

玛纳斯垦区的“白金库”	(43)
----------------------	------

“金三角”上的奎屯市	(47)
---------------------	------

艾比湖宾馆之夜.....	(52)
--------------	------

额尔齐斯河畔

塞外江南克木齐.....	(57)
--------------	------

北屯新镇..... (62)

布伦托海上的渔船..... (67)

伊犁行

察布查尔话沧桑..... (70)

边境线上林海茫茫..... (73)

大农场里的小农场..... (79)

肖尔布拉克..... (84)

在丝绸古道上

喀什噶尔的屯垦..... (87)

军垦地毯厂..... (94)

浩瀚塔里木行

雅丹奇观和“希望之海”
..... (97)

阿拉尔，沙漠里的绿洲
.....(103)

沙漠中的一所大学.....(108)

共青团农场的30年.....(112)

吐洪托呼拉克.....(116)

“无人村”新景.....(121)

铁千里克呦呦鹿鸣.....(127)

“我们是西部公民”(131)

铁门关外

- 吾瓦，戈壁明珠……………(136)
夏浪苏木的“飞龙” ……(144)
战士科学家……………(149)

天山脚下

- 百花村，商业贸易联合中心
……………(154)

人物记

- 陶峙岳将军印象记……………(159)
《老兵歌》和张仲瀚将军
……………(179)

- 后记……………(199)

序

没到过中国西部的人，总觉得新疆是个荒漠之地，到处是闪光的冰峰，迤迤的雪山，起伏的草原，浩瀚无垠的大漠。他们大概从唐代诗人岑参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千古绝句中，领略到的戍边将士、逐放囚徒的苍凉愁绪与凄楚乡情，还久久地在时间的长河中回旋，从而对西部这片辽阔大地充满了神秘感。

有位来新疆访问的作家曾告诉我，他在飞机的舷窗里凝视着大地苦苦地寻觅，忽然发现无边涸海中出现了一个个小岛般的绿洲，心中无比激动，感到了这大漠沙海里的生命之色生存得多么艰难、多么顽强、多么可贵！但人们是否知道，这些新的绿洲是谁开拓出来的吗？有人说，在新疆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兵团的地方就有绿洲。新疆各族人民世代的辛勤劳动开垦了片片绿洲，而建国以来出现在沙漠戈壁和荒原上的新绿洲，则大部

分是当年穿着生命之色的军装的中国军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开拓的。建国初期，他们怀着开发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天山脚下。

40年过去了，当年皋兰山下的烽火，西出阳关的大进军，横穿荒漠戈壁的壮举，天山南北的剿匪斗争，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被人们淡忘的时候，这一支支屯垦大军已经发展成为开发新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江河，波涛澎湃地向幸福彼岸奔涌。军垦战士们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用汗水在荒原戈壁上建造起一座座城镇，开垦出一块块农田。为了边疆的繁荣昌盛，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的生生死死都与这片土地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戈壁滩上建花园已经不是今天所追求的理想了。他们亲手筑起的绿色长城，已为太空中的人造卫星所证实，联合国官员曾惊叹为人间奇迹。这惊叹是由衷的，因为人们一直在深深地忧虑着：地球上有多少沙漠在威迫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呵！

这片神秘的大地，这支特殊的开发大军，至今对不少人来说仍然是神秘的。有人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新疆除了冰山大漠还有什么？冬天人们怎样生活？”有人甚至问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什么武器？”

这说明，人们多么不了解新疆，多么不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说明我们向外宣传介绍得多么不够！可是一个地处边陲，遍布天山南北，拥有200多万人口和数百个农场、工矿企业，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7.4亿元，粮食总产量13.1亿公斤，对自治区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怎能用几句话来解释清楚呢！

当海内外人士对西部这片神秘土地及其开发者感到困惑之际，我由衷地感谢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家吴映堂的《中国西部垦区纪行》。这部由30余篇文章构成的集子，以感人的笔触，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西部垦区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讴歌了军垦战士在开发建设新疆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读者从中不仅能了解到这支生产建设大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和艰苦创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天山南北如诗如画的壮丽山川和垦区风情淋漓尽致的描述，从而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那座被中外人士惊叹为奇迹的石河子新城，解放前只是一个10多户人家的小驿站，如今已是一座绿荫如海、工厂林立、拥有1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诗人艾青“落难”时曾在这儿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他把它亲切地叫做“年轻的城”。石河子也是我的再生之地，它在我的心里留下一幅难忘的画：

细雨，淋湿了黄昏……

迷蒙中的楼房、林带、马路，绿油油的树叶、小草、行人。

路灯，淡黄的光映照着透明的雨丝，镜子般的路面照出斑驳的树影。

每当雨天，我都想起这座蕴藏着无限生机的绿海。

我怕天长日久把它淡忘了，当向它告别时，悄悄地把我的新城装在心中。

岂止这些，准噶尔盆地美如画卷的乌兰乌苏花园农场，军垦细毛羊的故乡紫泥泉，是风光旖旎、尚待开发的旅游胜地；玛纳斯垦区的“白金库”、“金三角”上的奎屯和充满神话色彩的“艾比湖宾馆之夜”，都能使你大开眼界，一睹别具风采的塞外容颜；说到阿勒泰，更是外来人很少涉足的地方，这本书使你如临其境，浏览一番那塞外江南克木齐、北屯新镇和令人神往的布伦托海。1984年夏，我曾陪同作家诗人葛洛、方冰、刘畅园在布伦托海上划船，那碧波粼粼的湖水，满地白色贝壳的沙滩，跃出水面的鱼儿，悠闲漫游的天鹅，真使人流连忘返。农10师的同志曾向我们介绍，因上游农场用水，布伦托海水位逐年下降，他们在万山丛中开出了“引河济海”的石渠。当我们参观这项伟大工程的时候，我写下了眼前的情景：

碧波滚滚，穿山而来，流向饥渴的海，拯救出

被烈焰焚烧的海魂，即将濒临死亡的村庄又出现了生机。逐年在海边岩石上刻下降落的水痕，被汹涌的波涛伸出的舌头舔掉。

波涛升腾，生命复活，沙漠中饥渴的海重新苏醒，在孕育另一个葱茏的新世界。

阿尔泰山是自然保护区，珍贵的树木和鱼虫走兽都是各处所罕见的，尤其是那堆玉叠翠的云杉、白桦，远望竟是丹青妙手笔下的杰作。人们说：“到过黄山不看山”，但黄山之美却无法代替阿尔泰山独具特色的幽境风光。

读《伊犁行》之后，我油然想起了伊犁河这条古老河流的历史。在两千年前的汉朝，这条河叫“伊列河”，中上游地区属乌孙国。唐朝改为“伊丽河”。清代伊犁是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入境处，也是林则徐的流放地。伊犁有无数悲壮的史剧与许多动人的传说，重游伊犁是我的生平夙愿。“肖尔不拉克”这个名字使我倍加亲切。1957年我曾被下放到这里，在它的身边留下了青春、友谊和爱情的足迹，也留下了心血、汗水和劳动的印记。伊犁确实是一个粮仓，一块宝地。伊犁马闻名于天下，还有那林海茫茫的边防线，白雪晶莹的天山，白杨耸立，果树婆娑，一望无际的尼勒克大草原，夕阳泛金的伊犁河上的雅马渡，这一切都令人难忘。如今在改革

开放中，伊犁垦区的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生产建设正在飞跃发展，抚今思昔，使人顿生无限感慨。

这本书不仅引导我畅游天山之北，还把我带到了具有浓郁西域风情的喀什噶尔古城、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瀚海的绿洲阿拉尔。大漠中崛起的高等学府，胡杨葱笼的“无人村”，呦呦鹿鸣的铁干里克，这一切都使人心驰神往；还有吾瓦，戈壁明珠，夏浪苏木的“飞龙”，塞外首府“百花村”，以及为创业建立了殊勋的陶峙岳和张仲瀚两位将军的生动事迹，都给人以启迪，促人振奋。

可以说，《中国西部垦区纪行》既是一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业史的缩影，又是一部描绘西部各垦区风情和军垦战士多姿多彩生活的画卷，也是介绍垦区资源、产品和风貌的小百科全书。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西部、了解兵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相信，它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若干年后也同样会受到关心新疆与兵团的人们的珍视。

吴映堂同志是兵团的老作家。他是甘肃永昌县人，新疆学院文学系肄业，长期从事新闻与文学创作。曾任《新疆军垦报》编辑部主任、副刊主编，《新疆信息报》副总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学会副会长，兵团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新疆新闻学会理事，《新疆新

闻界》杂志编委等；现为主任记者、作家。1984年开始他就以西坡的笔名发表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杂文、小说、散文。解放后，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民族团结》、《新疆文学》、《绿洲》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通讯、报告文学、散文、小说，以写散文和报告文学而闻名。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军垦战士的热爱。他赞颂光明，揭露黑暗，自己虽历尽坎坷，却对兵团的事业怀着一片忠诚。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他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编辑，不少青年作者在他的提携下步入了文学道路，有的成了作家、编辑、记者。他的谦逊朴实和诚恳热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诞生40周年前夕，他虽已过花甲之年，却怀着重温旧梦的心情开始了长途跋涉，到天山南北各垦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采访，行程1.2万公里，访问了20多个垦区，上百个农场。他看到了兵团军垦战士两代人在戈壁荒原上绘制出的一幅幅图画。这一片片新开垦的绿洲，一个个新建的城镇，为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一切都是兵团军垦战士用心血与汗水换来的。军垦战士的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正是我们铭心刻骨所崇敬的。

新疆军垦战士从事的事业，是为边疆各族人民造福

的壮丽事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艰苦创业精神是不朽的！

伊 萍

1989年7月于乌鲁木齐

准噶尔行踪

石河子新城

石河子，是准噶尔盆地戈壁滩上的一座美丽城市。石河子这个纯朴的名字，不仅闻名国内，也远扬海外，到新疆来参观访问的人，没有不到石河子的。

说到石河子，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生产建设兵团，想到军垦战士。有人说，石河子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缩影。这话的确不假，因为这里的一切建设，都能代表军垦战士40年来所创造的成果。中国现代诗人艾青曾经这样描写石河子：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

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

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

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

你说它是城市，却有田园风光。

你说它是乡村，却有很多工厂。

苍郁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

百鸟的鼓噪声中，传来马达的声响。

空气是这样清新，闻到田野的芳香。

微风轻轻吹拂，掀起绿色波浪。

它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浴着阳光。

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着希望。

我从南疆返回乌鲁木齐，休息了一天，就前往石河子，进行北疆地区的重点访问。

由乌鲁木齐到石河子，150公里，是沿着准噶尔盆地东部边缘戈壁一直向西行进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就在这一条线上，它是我国第二大沙漠，面积有5万平方公里。南边是天山，越过北边的戈壁沙漠，就是物产丰富的阿勒泰地区了。这150公里的地区，并不全是戈壁，其间要经过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三个市县，沿途还有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虽然有戈壁，但已经不是40年前那种只有骆驼草、红柳、梭梭柴和沙砾的荒凉景象，而是散布着金黄翠绿农田的连片绿洲。夏季麦浪滚滚，菜花映碧蕊，秋季瓜果飘香，棉花朵朵开，即是那苦豆子也白花含嫣，骆驼草也紫色生姿。

出乌鲁木齐首先进入昌吉回族自治区首府昌吉市，

兵团农6师和它的12个农场，就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过昌吉30余公里，就是呼图壁。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22兵团总部和9军都驻在这里进行屯垦。再往前便是骆驼驿。昔日的骆驼驿，只有几户人家，如今已成为有许多旅店、饭馆、商店的一片繁荣的小驿站。过去以骆驼为主的交通工具，已经被大批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车所代替，所以骆驼驿如今又称“乐土驿”了。

过了骆驼驿，不久到了玛纳斯。玛纳斯过去叫绥来，清朝林则徐流放伊犁，左宗棠屯兵北疆，都经过这里。玛纳斯附近的莫索湾，至今仍有左宗棠屯兵的遗址——东阜城，西阜城，西营城。解放前，新疆三区革命的民族军和国民党军队以玛纳斯河为界，长期对峙。过玛纳斯河，远远就望见石河子了。

石河子原来是只有几户人家的一个居民点，沼泽遍野，芦苇丛生。1779年（清乾隆四十四年），清政府建立绥来县治（即现在的玛纳斯），石河子是绥来城西15公里的一个乡镇。

石河子原来是湖名，据清《新疆图志·土壤志》记载：“绥来县治西有苇湖、草湖五处，即玲瑯湖、花树子湖、石河子、马厂湖，张家尾河，纵横共约六七十里”，是蚊虫成群的一片沼泽地。清末，石河子已形成小镇，清政府在石河子和乌兰乌苏均设立有驿站，供运输